

藍色的秋 ⊙ 丘 緩

瀛苑副刊

突地失了父親的兩個月后

迷路的慌恐，味深覺濃。

那是突地失了父親的兩個月后。

在人世間失了牽引，看一切都不是滋味；放浪的情節，不過如此，翻

看了六次葬禮，我掉入準備死亡、拋棄肉體的恍惚之中。

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香水百合送來了

往那邊去！不為什麼。

別再問了！那片雲瞬息幻蕪、大海、藍得不能再藍了……
這兒是地球

的黃昏……你散步、遛狗還是釣魚？你購物、放生或打電話買了一朵

香水百合。

雙十節連假。

墜機。

我的魂魄血呢？

驗血之后，醫生說我的肝功能正常，但無抗原也無抗體。
爺爺、奶奶

和父親在八年內相繼「往生」，因為肝癌。

再從「把自己愛好」的觀點出發，又一次投入新韻律的第三十四個秋

天。香水百合送來了，150元。

他留了一句「我心不執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然後退伍了。

反正天不會塌下來

我總之懼怕著自己悟得太快太急，不願常誦唸「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波

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心經的最后一句。

玻璃瓶列對成群置在淡紫色木架上，玻璃瓶中的維娜絲骨螺
，使我陷入

骨灰罈子的聯想中……我還不會發一份E-MAIL……我繼續
寫美美的

信，給40、50年次的人們。

請安問好。

反正天不會塌下來，天會崩地會裂而已。

一切不過如此；何必緊張。

想不起來「年輕」的頻率

對街八十來歲的老翁閒坐屋前看人來人往，偶爾玩一下招車的遊戲，

央求陌生人載他去天涯或海角，成功機率百分之九十。

觀光客問我菊島在那裡？！

菊島在菊花裡。真的？！真的才怪！

我重覆聽一曲稠舊的古老熱門舞曲，夜又荒了一次。想不起來「年輕

」的頻率。

人間仍有問號嗎？

看著媽對爸的思念和淚，淚有何用，淚不會比大海鹹，思念是小管干

，被剖開來，在秋老虎的漁港邊曝曬。我抬頭挺胸趕路經過漁港邊，

莫名其妙的狗兒從后頭來吠我，嚇得我險險出了竅。出竅

后又會如何

呢？

重覆的貪顛癡久經烈用而瘡孔磨損。

寄出去的雙心石滬海報，不知道他和她是否一一收到？刷卡機的電子

幕跳出來 NO ANSWER。

人間仍有問號嗎？！馬鞍藤的紫花在季候風中燦燦癡癡。
不必去扶它

... ..

藍到最深處

和紫貝殼及文石結晶對望。

第一次覺知拾來的它們與我從不相識。

改喝無咖啡因的咖啡，想像自己是一隻被闖了的母獸，連
叫聲都不對
了。

加了風乾橘皮的檀香在藝品店中嬾嬾，我把望安拍來的海
影印放大，
貼在眼前。

眼前一片藍。一片海藍藍。藍到最深處。

兒子的手

銀鍊子在脖子上玩耍著，肖似曾在幼時見過壁虎跌在母親
肩膀交接處

時，一下子昏過去的母親當時的觸覺。

而我究竟摸到了什麼？！

兒子的手！遞過來一封信，說是寫給在天上的外公。說這
封信要長翅

膀送上天去。

他抬頭對天說：「嘿！外公！你好嗎！」

兒子的手！遞過來一個彩色黏土製成的飛碟型漢堡。我吃不下啦！謝

謝！還你！

秋天了耶

問問五妹想念爸爸嗎？！

她答得令我佩服——我放他自由了！

而我總之在紅芒花間走動抽起——管芒花，忙亂啊我的手
啊芒花啊頓

時成束有驚動的美麗跟了我回到店中。

秋天了耶。

去年秋天竟也想不來今年秋天就沒了爸爸了呀！記得二月底自上海返

來時，爸載著媽幾乎是衝到店門口來看我的。

讀到他眼神中的放心和思念就覺得自己很不該，只是任性地活得團團

轉而已。

爸爸真的「離開地球」了，身體把他推了出去，地球功課完成了，只

好「回家」去了。我們只好恭禧他解脫了苦海。

這人世煉獄啊！這巴黎東京紐約又如何呢？納骨塔中眾白骨的氣味混

和著金剛經遍遍糾纏不休。

陽光空氣水還有愛。

往哪邊去呢？私人美學。

直到世界末日，不知為什麼。

尋夢，帶一支牙膏

猶如蓮花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

綠皮橘子是甜的，舌頭剛剛告訴我了。

2010/09/27